

戲曲史《戲考》條補正

簡貴燈*

摘要

作為民國時期最暢銷的京劇選本，《戲考》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。然而，目前所見戲曲史關於《戲考》的介紹，在其出版作者、版本、編制體例等方面存在疏漏。本文根據新發現的新文獻，增補了《戲考》的新版本《戲考新編》，考證了《戲考》考述者健兒和大錯的真實姓名，並指出各類京劇《戲考》編撰體例仿製的是《健兒》編撰的申報館《戲考》及時中書局《戲考新編》，而非中華圖書館版《戲考》。

關鍵詞：《戲考》、《戲考新編》、版本、作者、編撰體制

*福建師範大學閩臺區域研究中心副教授。

Correct the Mistakes about "Xi Kao" in the History books of Beijing Opera

Jian, Gui-Deng*

Abstract

As the best-selling Peking Opera antholog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, "*Xi Kao*" ha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. However, there are omissions in the publication of authors, editions, and compilation styles of "*Xi Kao*" in the historical books of Peking opera. Based on newly discovered new documents, this article adds a new version of "*Xi Kao*", verifies the authors of "*Xi Kao*"'s real names of "Jian'er" and "Da Cuo", and points out the compilation style of the various types of Peking Opera "*Xi Kao*" imitated the Shen Bao's "*Xi Kao*" and the Shi Zhong Shu Ju's "*Xi Kao Xin Bian*".

Keywords : "*Xi Kao*", "*Xi Kao Xin Bian*", Version, author, Compilation style

*Associate Professor,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, Fujian-Taiwan Regional Research Center

戲曲史《戲考》條補正

簡貴燈

前言

作為民國時期最受大眾歡迎的京劇選本，《戲考》很早就納入研究者的視野之中。目前可知最早關注《戲考》學術價值的為鄭振鐸先生。1927年，鄭氏在《中國戲曲的選本》特別指出：「《戲考》，王大錯等編選，中華圖書館出版所……流布的『京戲』劇本，凡五百餘出，實同類著作中最完備最巨大者。」¹繼鄭振鐸之後，補白大王鄭逸梅、臺灣地區學者牛川海教授、著名戲劇家焦菊隱、美籍學者陸大偉、日籍學者松浦恒雄等先後對《戲考》價值進行評判。²不過，上述諸家對《戲考》的認知，大多不脫《中國京劇史》、《中國戲曲志·上海卷》、《中國京劇百科全書》等京劇史著《戲考》條窠臼。《中國京劇史》雲：

王大錯《戲考》民國四年（1915）初版到1925年才出齊，前後四十冊，共收京劇（包括部分梆子戲和昆曲本）劇本近六百出，以傳統戲為主，兼收當時上海新編的一部分京劇劇碼（大部分為二十年代以後產生），如《狸貓換太子》、《宏碧緣》、《山海關》等。“實同類著作中最完備、最巨大者”（鄭振鐸《中國戲曲的選本》，載1927年6月《小說月報》十七卷號外）。所收劇碼，每出都附有故事提要、考證和評論。³

1996年，《中國戲曲志·上海卷》《戲考》條在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修訂：

-
1. 鄭振鐸：〈中國戲曲的選本〉，《中國文學研究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27年），頁4-5。
 2. 簡貴燈：〈《申報》劇評家“吳下健兒”考—兼論其在戲曲批評史上的意義〉，《廈大中文學報》第5輯（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，2018年）。
 3. 北京市藝術研究所，上海藝術研究所：《中國京劇史》（北京：中國戲劇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上冊，頁160。

戲考，京劇劇本集，王大錯編，上海中華圖書館民國四年(1915)開始陸續出版，民國十四年出齊，共四十冊。另附目錄一冊。收錄京劇(包括部分昆劇、梆子)劇本單出五百多出，大多為傳統劇碼。也收錄一部分當時上海京劇界新編的《宏碧緣》、《狸貓換太子》、《戲迷傳》等劇碼。各劇前附有故事提要、考證和評論，每冊書前則附名伶便裝照或劇照，配以文字說明。編者原意使看戲觀眾得以事先瞭解劇情及有關內容，幫助欣賞，故每一冊扉頁上均題：「顧曲指南戲考某冊」，其所錄須生、花衫、大面、老旦、小生、丑角等，各種細節無不俱備。單出收錄標準也以能在舞臺上演者為準。如《鐵公雞》僅收頭、二、三本，《三門街》收頭本至十本，《風波亭》收全本等。因其內容詳備，故編成後甚受京劇界人士及觀眾歡迎。其後所編各種京劇戲考，名目繁多，大多仿此書體例或汲取此書資料。⁴

《中國戲曲志·上海卷》補充了出版社的名字「中華圖書館」；修正了所收劇本數為「五百多出」，冊數「另附目錄一冊」；增加了收錄標準「舞臺上演」特別指出：「後所編各種京劇戲考，名目繁多，大多仿此書體例或汲取此書資料。」這段評價文字可以說是當前戲曲界對《戲考》的定評。

不過，2011年出版，被傅謹先生譽為「代表了百年來京劇研究的最高水準」⁵的《中國京劇百科全書》對《中國京劇史》、〈中國戲曲志·上海卷〉《戲考》條出版時間及作者進行了糾正：

《戲考》，戲曲作品集，偶又題《顧曲指南》。吳下健兒、大錯述考，鈍根編輯。1912年8月由申報館出版，不久改由中華圖書館印，至1925年陸續出至40冊。1933年上海大公書局再版。1990年上海書店影印再版，合訂精裝5冊，改名《戲考大全》。書中收有京劇及部分梆子、昆曲劇本近600出，保留了一大批京劇舞臺常演劇目的腳本和演員劇照。每個劇本前附有介紹劇情的文字及有關考證、評述，其中經驗涉及演員特長、演技特色等內容……⁶

4. 中國戲曲志編輯委員會：《中國戲曲志·上海卷》（北京：中國ISBN中心，1996年），頁774。

5. 傅謹：〈《京劇研究的里程碑》〉，《光明日報》，2011年11月28日。

6. 中國京劇百科全書編委會：《中國京劇百科全書》（北京：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865。

《中國京劇百科全書》關於戲考出版的時間和作者介紹符合歷史事實。但需要補充的是，中華圖書館1913年即接手《戲考》的發行。民國時期《戲考》的版本還有當時中書局版的新版本《戲考新編》。遺憾的是，對於《戲考》的兩位考述者吳下健兒、大錯的真實姓名，《中國京劇百科全書》並沒有進行相關的考證；對於民國時期各類京劇「戲考」所仿照的編撰體制，《中國京劇百科全書》也沒有進行深究。筆者根據上海圖書館新發現的文獻《戲考新編》及報刊「戲考」廣告，對戲曲史著《戲考》條有關作者、版本、編撰體制等方面的論述一一補正。

一、《戲考》的出版、《戲考新編》的發現及《戲考》作者考證

清末以降，隨著京劇演出的繁盛，民間尤其是上海一地出現了出版京劇劇本集的熱潮。1936年，京劇批評家「老福末」張乙廬在《戲報》刊登有關「戲考」的考證文章《「戲考」考》說道：

“戲考”之印行，說者皆謂始於中華圖書館之“老戲考”，然以予所知，四十年前書攤中，已有麻沙版之印行，每一折為一本，僅售制錢三文，其戲目如《牧羊卷》《二進宮》《五雷陣》等數十種，嗣有某書賈匯而付諸石印，托名三慶班或四喜班，書小盈寸，字細過於蠅頭，亦曾風雲一時。⁷

按出版時間、印刷方式及刊刻內容來看，張氏所言之「托名三慶班或四喜班」的「老戲考」，很可能是《真正京調四十二種》（清刊本）、《繪圖京調十七集》（光緒中期北京響遏行雲樓石印本）、《繪圖京都三慶班真正京調全集》（1906年上海鑄記書局石印本）之類的京劇折子戲劇本集。這些石印版的線裝書，封面帶有題簽，繪圖較為粗陋，以四、五出劇本合為一冊，且只載劇本，沒有劇本的任何相關資訊。不過因它們僅有巴掌大小，容易攜帶，而受到戲迷的歡迎。進入民國之後，類似的折子戲劇本集如《繪圖京都三慶班京調

7. 老副末：〈「戲考」考〉，《戲報》第二期，1936年。

十二集》（民國元年石印本）仍有出版。這些所謂的《戲考》實為京劇折子戲選本，皆為有「劇」本無「考」之印刷物。

據筆者目力所及，宣統三年（1911）4月，上海振聵社出版的鉛印本《海上梨園雜誌》是目前所見最早定名《戲考》的書籍。《海上梨園雜誌》的編撰者「慕優生」生平不詳，不過根據該書之序，言其「寓滬多暇」來推斷，他很可能是寓居上海的寓公。「慕優生」廣摭博采，將晚清散見於上海報章所載梨園消息、劇評文章彙編成書，計論說、名伶列傳、古今名伶佚事、新劇閑評、淫伶與蕩婦交涉、改良戲曲譚、歌舞志、遊戲文章、戲考、叢談、小說、詞苑十二卷。其中，卷九〈戲考〉累計考證包括《打鼓罵曹》、《龍虎關》、《禦果園》、《賈家樓》、《花園贈珠》、《烏龍院》、《巴洛和》、《十八扯》、《八百年》、《黑風帕》等在內的劇碼本事59出。⁸可惜《海上梨園雜誌》的〈戲考〉只滿足於考證劇碼本事，而沒有進一步地評點劇碼。

同年9月，「健兒」在王鈍根主編的《申報·自由談》上發表總名為〈戲考〉的系列文章。據筆者粗略統計，《申報·自由談》〈戲考〉文章累計204篇，考述劇碼200出。⁹因「《自由談》登載〈戲考〉頗蒙閱者歡迎」，1912年8月「吳下健兒」從中挑選部分〈戲考〉文章，添加名伶肖像及演出秘本後交給申報館結集出版，此為申報館版《戲考》。

申報館版《戲考》由「吳下健兒撰述、鈍根編輯、頌斌校勘」，現藏於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（藏書號：001870457）。該書一改以往的線裝本而採用洋裝本體裁，其封面僅《戲考》兩個大字和冊數，設計十分簡單；版權頁分上下欄，上欄左邊內框大字題「翻印必究」，右邊標注出版時間「中華民國元年八月初版」。下欄從右到左依次標注《戲考第一冊》「定價大洋二角半」、「編輯、印刷、發行：申報館」等字樣；《戲考》有序言三篇，作序者分別為鏡裏吹笙客、頌斌、鈍根。序言之後為例言、目錄，其後收錄汪桂芬、譚鑫培、

8. 慕優生：《海上梨園雜誌》（下）（上海：振聵社，1911年），頁85-113。

9. 簡貴燈：〈《申報》劇評家“吳下健兒”考一兼論其在戲曲批評史上的意義〉，《廈大中文學報》第5輯（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，2018年），頁53。

恩曉峰等名伶肖像24幅，正文考述、評點劇碼19出，這些劇碼如《空城計》、《打鼓罵曹》、《黃鶴樓》、《柴桑口》、《取成都》、《戰北原》、《黃金臺》、《文昭關》、《天水關》、《三娘教子》、《七星燈》、《桑園寄子》、《洪羊洞》、《雙獅圖》、《烏盆記》、《牧羊卷》、《烏龍院》、《清官冊》、《朱砂痣》等均為須生戲。它所收劇碼均為當下最流行之劇碼，每出戲有極詳明之考述、點評。¹⁰

申報館版《戲考》頗受讀者歡迎，曾「一月之間銷行萬二千部。¹¹」在《戲考》第一冊市場大熱之下，申報館頻頻刊布《徵求名伶小影》¹²的廣告，準備發行第二冊，並於1913年5月發佈「《戲考》第二冊出版」的廣告，宣稱「內容豐富、定價僅二角五分」¹³。但是由於「吳下健兒」突然出走申報，轉投時中書局，導致了申報館繼續出版《戲考》的計畫受挫。

1913年7月12日《申報》刊登的廣告《看戲一百出，只費兩角》提到「吳下健兒」時用了「前申報館記者」的字樣，說明在1912年至1913年之間，「吳下健兒」已經離開了《申報》。這則廣告還透露了其他資訊：前申報館記者吳下健兒手著《戲考》三百出，久已膾炙人口。茲特匯刊以饗社會，名曰《戲考新編》，分上中下三冊。上冊已出版，內載戲凡一百出，定價只兩角，購者可作戲看，亦可作小說看。¹⁴

「吳下健兒」離開《申報》後，將其所著散篇〈戲考〉以《戲考新編》之名匯刊，並計畫分上、中、下三冊出版。「吳下健兒」離開申報館的原因待考，不過，健兒離開申報館後將《戲考新編》交給了時中書局出版。筆者在上海圖書館新發現了這本《戲考新編》，它的數據是：健兒編輯《戲考新編》，時中書局，民國二年（1913）五月。這個版本的《戲考》一直以來為學界所忽視，未見與之有關的介紹文字。

10. 健兒：《戲考》（上海：申報館，1912年），第1冊，封面。

11. 申報館：《每冊一百出之〈戲考新編〉》，《申報》，1913年6月4日。

12. 申報館：《徵求名伶小影》，《申報》，1912年8月23日。

13. 申報館：《〈戲考〉第二冊出版》，《申報》，1913年5月1日。

14. 申報館：《看戲一百出，只費兩角》，《申報》，1913年7月12日。

應該是急於與申報館競爭，這本健兒編輯的時中書局版《戲考新編》出版的十分匆忙。首先它的封面設計十分簡單，其卷首不分內外框，正中楷體大字題《戲考新編上冊》，左右因磨損而字跡不清，僅可辨「出戲考字樣，正中蓋「上海圖書館藏書」篆文朱印；版權頁分上下欄，上欄內框大字題「翻印必究」，下欄從右到左分別印有「民國二年五月出版」（定價大洋二角），編輯者「健兒」，印刷者時中書局，發行所「時中書局」字樣；封底正中同樣蓋「上海圖書館藏書」篆文朱印，左上有「吳江柳氏捐贈圖書」楷體小字。其次，《戲考新編》沒有邀請名人作序，而是直接進入考述部分，且其並非如廣告所言收錄考述劇碼百出，實際考述的劇碼只有98出，分別為須生戲45出、紅面生戲6出、須生黑頭戲12出、須生青衫戲17出、須生老旦戲3出、須生花旦戲9出、老旦戲9出。最後，它刪掉了「曲本」、「照片」，只留下了考述部分。其原因很可能是健兒沒有這些申報館徵集來的「曲本」和「照片」的版權。

在「吳下健兒」離開之後，申報館將《戲考》的版權轉讓了出去，給了申報館故友，彼時正在經營中華圖書館的葉九如。等到1913年10月《戲考》第二冊出版時，版權頁雖然依然是「健兒撰述、鈍根編輯」，但其發行者已經變為中華圖書館。《戲考》的封面也發生了變化：由《戲考》兩個大字和冊數的簡單設計變為茶色封底、內框大字題磚紅色的《戲考》，外框圍繞一圈綠色的藤蔓植物並點綴花朵的精美設計。

續第二冊之後發行的第三冊，版權頁已經缺失，其出版的時間不詳。不過根據1913年12月10日《申報》廣告「本館經售第一二三冊《戲考》」¹⁵可知，《戲考》第三冊的出版時間應該不晚於此。

由上可見，《中國京劇史》、《中國戲曲志·上海卷》《戲考》條認為中華圖書館《戲考》「民國四年（1915）出版」、陸大偉「1914年—1925年上海中華圖書館出版的《戲考》共40冊」¹⁶，顯然是不準確的，《中國京劇百科全

15. 申報館：《本館經售第一二三冊戲考》，《申報》，1913年12月10日。

16. 陸大偉：《〈戲考〉中的現代意識》，《戲曲研究》第74輯（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社，2007年）。

書》「1912年8月由申報館出版，不久改由中華圖書館印」在時間上也較為含糊，事實是，不遲於1913年10月，中華圖書館已經接手《戲考》的出版。松浦恒雄在《〈戲考〉在民國初年的文化地位》提出了類似的觀點：「暫且可以說中華圖書館版，始於1913年10月。」¹⁷

有關民國時期《戲考》的版本，《中國京劇百科全書》、松浦恒雄《〈戲考〉在民國初年的文化地位》、陸大偉《〈戲考〉中的梅蘭芳影子》均認為民國時期《戲考》的版本為申報館版、中華圖書館版、大東書局版；根據上文可知，筆者新發現的上海圖書館館藏，署名吳下健兒，由時中書局出版的《戲考新編》是《戲考》的「新編」版，下文將會詳細談及它的「新編」之處，在此不再贅述。

因申報館將《戲考》的版權轉讓給中華圖書館，也因中華圖書館為尊重「健兒」的著作權，依然在《戲考》第一、二冊上標注考述者為「吳下健兒」（或「健兒」），導致不少學者想當然地認為「健兒」為王大錯的別署。¹⁸事實上，「健兒」非「大錯」，而是江蘇崑山人氏顧乾元，別號「玄郎」。有關「吳下健兒」的考證部分詳見《〈申報〉劇評家「吳下健兒」考——兼論其在戲曲批評史上的意義》，在此不再贅述。¹⁹

那麼，「大錯」又是何人？有關大錯的資料較為零散。「補白大王」鄭逸梅在介紹「集〈自由談〉之大成的《自由雜誌》時僅提到『遊戲文章作者，以童愛樓、何立三、劉鐵冷、鮒溪漁隱、王大錯、侍仙外史為代表』。談及繼《自由雜誌》而刊行的《遊戲雜誌》時，鄭氏也提到了「王大錯」的名字：

17. 松浦恒雄：《〈戲考〉在民國初年的文化地位》載驅，杜長勝編《京劇與現代中國社會，第三屆京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下冊，頁769。

18. 陸大偉《〈戲考〉中的現代意識》認為：“《戲考》每劇前都附有‘大錯’（王大錯，生卒不詳，也有自稱健兒、吳下健兒、樞老等）的‘述考’”。（《戲曲研究》2007年第74輯）；張芳《民國初期戲劇理論研究1912-1919》附錄二“劇評家之別署、筆名、室名、齋名索引”簡略地提及“王大錯，吳下健兒”。（《民國初期戲劇理論研究1912-1919》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169。牛川海認為：“《戲考》，王大錯（又署健兒或吳下健兒，自號樞老）述考。”（《中華百科全書·戲劇卷》（臺北：中華文化大學出版部，1983年），第316頁。）

19. 簡貴燈：《〈申報〉劇評家“吳下健兒”考——兼論其在戲曲批評史上的意義》，頁48-55。

「首冠銅版圖，如該雜誌編輯部同人瘦鵑、丁悚、常覺、劍秋、大錯、振之、梅郎、天虛我生、小蝶、鈍根及社會主人複初合影，以及投稿者小影、新劇家化裝照、名勝風景，書畫美術是兼收並蓄的。」²⁰ 事實上，翻閱《自由雜誌》及《遊戲雜誌》可以發現，這兩個雜誌並沒有署名「王大錯」的文章，「大錯」只是在一些欄目上題詞。如《自由雜誌》〈心直口快〉欄下署名者為「大錯署」外，〈遊戲文章〉署「吳縣王非王題」、〈古今聞見錄〉、〈自由室雜著〉、〈尊文閣詞選〉署名「飛王」，〈海外奇談〉及〈自由談話會〉署名「飛黃」、〈千金一笑錄〉、〈自由室雜著〉署名「非王」；《遊戲雜誌》也是如此，除〈雜俎〉、〈小說〉欄署名者為「大錯署」外，其他欄目如〈遊戲文章〉同樣是「吳縣王非王題」，欄目的署名遊戲色彩十分濃厚。而《禮拜六》第三十八期上倒是有「大錯」發表的應時小說《人日》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同期《禮拜六》雜誌上曾刊登的一副「本社編輯部同人合影」的銅板圖。在銅板圖上出現十一人之肖像畫，肖像畫下分別標注小蝶陳蘧、慕琴丁悚、瘦娟周國賢、常覺李家駟、複初席德明、振之張兆琳、劍秋孫炯、梅郎朱是龍、天虛我生陳蝶生、大錯王鼎、鈍根王晦十一人，無不例外地均以筆名加原名的方式標注。王鈍根喜歡徵集作者小影，他多次在《申報》公開徵集海內文家的玉照²¹，還曾將「〈自由談〉投稿者及編輯者之肖像製成銅版登之報章。」²² 鈍根的這一喜好也帶到了他創辦的雜誌上。《自由雜誌》之「諸文家肖像」、《社會之花》之「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」、《禮拜六》之「本社編輯部同人合影」便是其中的代表。且鈍根與「大錯」的關係密切，如上文所言，在鈍根編輯的《自由雜誌》、《遊戲雜誌》上曾多次邀請大錯題詞外，鈍根還是大錯考證的中華圖書館出版的《戲考》的「編輯者」，因此「大錯王鼎」應該不會出錯。另外，上海碧梧山莊1920年出版的《男女百孝圖全傳》，其序言下署「吳下大錯王鼎謹識」的字樣也可以證明「大錯」即「王鼎」。

20. 鄭逸梅：《鄭逸梅選集》（哈爾濱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第六卷，頁403-404。

21. 申報館：《投稿者小影》，《申報》，1913年3月23日。

22. 無我：《自由談話會》，《申報》，1913年4月29日。

有沒有可能「吳縣王非王題」是「吳縣王非王（大錯）題」，「非」字也是「大錯」的遊戲之筆呢？依據1922年6月東方圖書館出版的，「鈍根」為之題詞的《考證三國志演義》版權頁標注的考證者「吳縣王非王大錯氏」的字樣可以推斷該書的考證者「吳縣王非王大錯氏」與中華圖書館《戲考》的考證者為同一人。以上，可以判斷「大錯」、「王非」、「王鼎」為同一人。王鼎之名出現在柳亞子《南社社友姓氏錄》上，柳亞子雲：「王鼎，字桂秋，一字桂佛，號筱村，別號且安，江蘇淮安人。」²³

二、「戲考」的編撰體例問題

《中國戲曲志·上海卷》認為「其後所編各種京劇戲考，名目繁多，大多仿此書（中華圖書館《戲考》）體例或汲取此書資料」的說法並不準確。準確地說，各類京劇「戲考」仿製的是「健兒」編撰的《戲考》及《戲考新編》的體例。

（一）申報館《戲考》的編制體制

申報館《戲考》的出版是清末民初「戲考熱」背景下文化資本商業運作的產物。在申報館《戲考》出版前，申報館已經在報章上發佈了售賣廣告《你愛看戲麼，先買一本《戲考》去瞧瞧》：

本報《自由談》登載《戲考》，頗蒙閱者歡迎，計自去年七月至今已積三百餘篇，所有時下演唱之戲搜羅殆盡。茲為便利閱者起見，重行編輯，匯印成書，內容甚富。每出戲有極詳明之記事，有最流行之唱本，有擅長本劇之男女名伶肖像，並有色藝雙絕之歌妓，雪膚花貌掩映其間。當世顧曲，宜購備一帙，以為悅目賞心之助，洵可樂也。書已付印，約月杪出版，先行佈告，版權所有，他家不得抄襲翻印。申報館啟。²⁴

23. 柳亞子：〈南社社友姓氏錄〉，《柳亞子文集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），頁183。

24. 申報館：《你愛看戲麼，先買一本〈戲考〉去瞧瞧》，《申報》，1912年6月30日。

由廣告詞「頗蒙閱者歡迎」、「為便利閱者起見」等等不難看出，申報館《戲考》出版的目的是出於商業牟利之目的，這也是它將「時下演唱之戲搜羅殆盡」，並進行詳盡之考述、點評的原因。由廣告所言「每出戲有極詳明之記事，有最流行之唱本，有擅長本劇之男女名伶肖像」可見申報館《戲考》商業賣點依次是「記事」（即考述）、「曲本」及「肖像」。校勘者頌斌在序言中提到「是書羅列諸劇二百餘出，溯其源流，考其事蹟，且附以曲本」²⁵，可見申報館已經做好長期出版《戲考》的計畫，且該將重心放在「溯其源流，考其事蹟」的考述部分，曲本已經不是以往《戲考》的唯一關注點。另一個為申報館寫序的人「鏡裏吹笙客」所稱讚的也是《戲考》部分的文章，「曲本」的校訂及名伶的肖像，他說道：「茲考也，以良史傳記之文，寫世態炎涼之表，匯為篇目，訂其文詞，至於名伶肖像，各有專長。批紫雲²⁶之妙容，助騷人之詠歎。」²⁷按日本學者松浦恒雄的說法：「（戲考）之所以把劇本稱為《戲考》來出版，並不是把劇本當做劇本來出版，而是含有把其作為新的文化裝置的意圖。」²⁸

申報館《戲考》與廣告所言的編制體例並無二致，它基本確定了之後以《戲考》統攝照片、考述、曲本三合一的編制體制。中華圖書館發行的《戲考》雖然最廣為人知、具影響力，但是它的編制體制同樣仿製申報館《戲考》。中華圖書館《編輯「新戲考」披露》一文可以證明：

自新劇發達，頗蒙社會歡迎，本館因略照“戲考”例，特倩新劇著名鉅子編纂“新戲考”一書，以饗世之愛研究新劇者。²⁹

事實是，中華圖書館冠之為《新戲考》的出版物，並非只是簡單的「略

25. 頌斌：〈戲考·序二〉，《戲考》（上海：申報館，1912年），第1冊，頁1。

26. 此處所言“紫雲”即為徐紫雲。清初著名文人陳維崧為其鍾愛優伶徐紫雲繪製《九青圖詠》（又名《紫雲出浴圖》）並徵集當時文壇七十四人題詠。陳、徐二人之故事也為百年來文人津津樂道。參見張次溪：《清代燕都梨園史料（續編）》（北京：中國戲劇出版社，1988年），頁983。

27. 鏡裏吹笙客：《戲考·序一》（上海：申報館，1912年），第1冊，頁1。

28. 松浦恒雄：《〈戲考〉在民國初年的文化地位》，頁769。

29. 申報館：《編輯「新戲考」披露》，《申報》，1914年5月11日。

照」申報館《戲考》體例，而是幾乎完全照搬。中華圖書館《戲考》在每冊的卷首刊登名伶照片，《戲考》成為獨立的部分，及在《戲考》之後附劇本；每冊考述的劇碼也是二十出左右等等無不指出了這一點。另外，此後的各類《戲考》也學申報館《戲考》採用洋裝本體裁。

綜上種種，《中國戲曲志·上海卷》認為各種京劇「戲考」仿製中華圖書館《戲考》體例的說法並不準確。後來的各種京劇「戲考」，包括中華圖書館《戲考》，大多仿製的是申報館《戲考》的這一編制體制。

（二）“別定體裁”的《戲考新編》

申報館《戲考》頗受讀者歡迎，曾「一月之間銷行萬二千部」³⁰。為保護《戲考》的版權，申報館曾特意強調「版權所有，他家不得抄襲翻印」³¹。可是，中華圖書館為什麼還能「略照《戲考》例」呢？前述已言，在《戲考》第二冊發行之前，申報館《戲考》的發行權已經轉移到中華圖書館手上了。這也就是中華圖書館可以「略照《戲考》例」的原因所在。

《戲考新編》沿襲「吳下健兒」在《申報·自由談》及《戲考》中按行當考述傳統老戲的傳統。不過，《戲考新編》與《戲考》競爭的意圖十分明顯。這在《戲考新編》的廣告《每冊一百出之〈戲考新編〉》的廣告詞中表露無遺：

《戲考》實為便利觀劇者矣。唯每冊只載二十出，分期續出，頗勞閱者懸盼，“健兒”於是別定體裁，另著《戲考新編》相饗。每冊刊載戲一百出，解釋詳細，雖粗識文字者，攜此“戲考”（按：《戲考新編》）觀劇，亦無不明白之戲情。³²

《戲考》與《戲考新編》均為「健兒」所著，廣告自然不方便在內容上做

30. 申報館：《每冊一百出之〈戲考新編〉》，《申報》，1913年6月4日。

31. 申報館：《你愛看戲麼，先買一本〈戲考〉去瞧瞧》，《申報》，1912年6月30日。

32. 申報館：《每冊一百出之〈戲考新編〉》，《申報》，1913年6月4日。

文章，強調「別定體裁」無疑是十分聰明的辦法。從上述所列劇碼可以看出，《戲考新編》考述劇碼不僅將申報館《戲考》第一冊之《空城計》、《取成都》、《黃金臺》、《文昭關》、《天水關》、《三娘教子》、《七星燈》、《桑園寄子》、《洪羊洞》、《雙獅圖》、《烏盆記》、《牧羊卷》、《烏龍院》、《清官冊》、《朱砂痣》等劇碼納入其中，尚未出版的《戲考》第二冊劇碼如《李陵碑》、《四郎探母》、《打金枝》、《八義圖》、《魚腸劍》、《梅龍鎮》、《取帥印》、《慶頂珠》、《目連救母》等也赫然在列。其考述劇碼如下：

1. 須生戲，計45出。

《空城計》、《瓊林宴》、《烏盆記》、《天堂州》、《八義圖》、《清官冊》、《罵楊廣》、《取北原》、《審刺客》、《群臣宴》、《打嚴嵩》、《李陵碑》、《雙獅圖》、《洪羊洞》、《盜宗卷》、《胭脂褶》、《戰樊城》、《長亭會》、《文昭關》、《蘆中人》、《魚腸劍》、《罵閻羅》、《馬鞍山》、《取成都》、《七星燈》、《白虎堂》、《除三害》、《一捧雪》、《審頭刺湯》、《狀元譜》、《雪杯圖》、《九更天》、《慶頂珠》、《戰太平》、《取帥印》、《馬嵬坡》、《黨人碑》、《五雷陣》、《徐策跑城》、《清河橋》、《宮門帶》、《禦林郡》、《柴桑口》、《定軍山》、《伐東吳》。

2. 紅面生戲，計6出。

《高平關》、《下河東》、《龍虎關》、《古城會》、《白馬坡》、《水淹七軍》。

3. 須生黑頭戲，計12出。

《草橋關》、《鋼美案》、《雅觀樓》、《雙帶箭》、《取滎陽》、《大保國》、《二進宮》、《渭水河》、《捉放曹》、《天水關》、《黃金臺》、《金鰲島》。

4. 須生青衫戲，計17出。

《三擊掌》、《五（武）家坡》、《回龍閣》、《三娘教子》、《牧羊卷》、《南天門》、《桑園會》、《戰蒲關》、《武昭關》、《金水橋》、《寶蓮燈》、《朱砂痣》、《禦碑亭》、《汾河灣》、《蘆花河》、《桑園寄子》、《法門寺》、《打金枝》。

5. 須生老旦戲，計3出。

《焚綿山》、《四郎探母》、《天雷報》。

6. 須生花旦戲，計9出。

《陰陽河》、《海潮珠》、《翠屏山》、《汴梁圖》、《烏龍院》、《坐樓殺惜》、《梅龍鎮》、《浣花溪》、《胭脂虎》。

7. 老旦戲，計9出。

《趙州橋》、《吊金龜》、《行路哭靈》、《目連救母》、《徐母罵曹》、《太君辭朝》。

《戲考新編》「別定體裁」最直接地表現在它刪去了精美的名伶肖像及私藏曲本這兩部分，只保留了考述部分。因此，時中書局這版《戲考新編》比申報館的《戲考》更接近「健兒」在《申報·自由談》刊載〈戲考〉的形態。而省下印刷成本精美的名伶肖像及收集私藏曲本的花費，《戲考新編》考述劇碼雖然是《戲考》的五倍，價格卻可以定的比《戲考》更低。³³

「每冊刊載戲一百出」的《戲考新編》的出版，顯然打亂了申報館計畫「羅列諸劇二百餘出」³⁴的計畫，導致後面申報館將《戲考》的版權轉讓給中華圖書館及《戲考》第二冊的推遲發行。³⁵另外，「健兒」考述經典劇碼98出，某種程度上迫使中華圖書館購買《戲考》版權後，擴大考述的範圍，將時

33. 根據《戲考》及《戲考新編》的版權頁可知，《戲考》定價「大洋二角半」，《戲考新編》定價「大洋二角」。

34. 頌斌：〈戲考·序二〉，頁1。

35. 1913年5月申報館已經發佈《〈戲考〉第二冊出版》的廣告，然而直到同年10月《戲考》第2冊才出版。（參見《〈戲考〉第二冊出版》，《申報》，1913年5月1日及中華圖書館《戲考》（第二冊）版權頁。）

裝京劇、連臺本戲、梆子戲等受觀眾喜愛的劇碼納入其中。

結語

可能是《戲考新編》太急於與《戲考》競爭，在海派京劇初興、上海觀眾不甚熟悉劇情的情況下，貿然舍去「曲本」、「照片」，這很難說是明智之舉。最終《戲考新編》並沒有按計畫出版三冊，僅出版了上冊便不了了之。不過，《戲考新編》這種純由考證本事、評點劇碼的編制體制也影響了另外一些「戲考」。如許幕義編、王景文評曲的《觀劇指南》除了在考證內容上與《戲考新編》些許不同，可以說幾乎完全模仿《戲考新編》的編制體制。劉豁公的《京劇考證百出》、劉雁聲、沈正元編《名伶新劇考略》等的編制體制也受《戲考新編》的影響。

綜上，民國時期各種京劇「戲考」編制體例是仿製申報館《戲考》及時中書局《戲考新編》。而中華圖書館《戲考》則是將這一編制體制發揚光大。

近年來，（美）陸大偉、（日）松浦恒雄、丁淑梅等學者在《中國京劇史》《中國戲曲志·上海卷》的基礎上，圍繞《戲考》的名伶小影、文化價值、收錄劇碼、刊登廣告等展開了富有成就的深入探索。《戲考》作為民國時期最受大眾歡迎的京劇選本，還有很多尚待挖掘的研究空間，後續的「戲考」研究成果值得期待。但是，在進一步研究之前，對「戲考」基本史實的釐清，是十分有必要的。

徵引文獻

（一）專著

1. 鄭振鐸：《中國文學研究》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27年。
2. 北京市藝術研究所，上海藝術研究所：《中國京劇史》，北京：中國戲劇出版社，1990年。
3. 中國戲曲志編輯委員會：《中國戲曲志·上海卷》，北京：中國ISBN中心，1996年。
4. 中國京劇百科全書編委會：《中國京劇百科全書》，北京：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，2011年。
5. 慕優生：《海上梨園雜誌》，上海：振聵社，1911年。
6. 健兒：《戲考》，上海：申報館，1912年。
7. 杜長勝：《京劇與現代中國社會》，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社，2010年。
8. 張芳：《民國初期戲劇理論研究1912-1919》，長春：吉林大學出版社，2013年。
9. 鄭逸梅：《鄭逸梅選集》，哈爾濱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。
10. 柳亞子：《柳亞子文集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。
10. 張次溪：《清代燕都梨園史料》，北京：中國戲劇出版社，1988年。

（二）期刊論文

1. 簡貴燈：〈〈申報〉劇評家“吳下健兒”考——兼論其在戲曲批評史上的意義〉，《廈大中文學報》第5輯，2018年。
2. 老副末：《〈戲考〉考》，《戲報》第2期，1936年。
3. 陸大偉：《〈戲考〉中的現代意識》，《戲曲研究》第74輯，2007年。

（三）報紙

1. 傅謹：〈京劇研究的里程碑〉，《光明日報》，2011年11月28日。
2. 申報館：《每冊一百出之〈戲考新編〉》，《申報》，1913年6月4日。
3. 申報館：《徵求名伶小影》，《申報》，1912年8月23日。
4. 申報館：《〈戲考〉第二冊出版》，《申報》，1913年5月1日。
5. 申報館：《看戲一百出，只費兩角》，《申報》，1913年7月12日。
6. 申報館：《本館經售第一二三冊戲考》，《申報》，1913年12月10日。
7. 申報館：《投稿者小影》，《申報》，1913年3月23日。
8. 無我：《自由談話會》，《申報》，1913年4月29日。
9. 申報館：《你愛看戲麼，先買一本〈戲考〉去瞧瞧》，《申報》，1912年6月30日。
10. 申報館：《編輯“新戲考”披露》，《申報》，1914年5月11日。